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八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冬十月甲申朔上批高麗使至明州已久慮引伴使臣縱其國人所過遊觀以致留滯將來阻閉汴口宜密指揮依前來所在住留日數毋得稽程

乙酉詔安南軍興文字與常日不同委逐路轉運司開

封府界提點司當行驛路地分濶遠選差得替待闕使
臣一兩員分巡轄催趣仍賜自崇明門至邕州當軍行
驛路馬遞急腳鋪兵士特支錢 詔麻谷寨地令韓縝
等牒與蕭禧係通好以前興建終不可拆移雖相見必
難商量候降本朝牒去文字即約日相見 太白晝見
丙戌上批體問得前日小雨於農事亦小有濟宜且擇
日賽謝

丁亥吏部侍郎致仕錢象先卒

戊子陝西轉運使皮公弼言本路今歲極豐而常平多積錢願借百萬緡乘賤計置若他歲物價稍高則緣邊已有蓄積不煩朝廷供億而常歲所當輸者盡以還所借數從之 上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

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

部郎中知虢州

陳瓘尊堯錄上言皇帝封事其二十問曰臣又望陛下特垂聖問詢仁等曰日

錄有云余為上言與陛下開陳事退而趣錄以備自省及他時去位當繕寫以進此安石初作叅政時奏于神考之語也又六七年然後去位去位以後九年而堯於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者何哉臣聞熙寧之末給事中

知陳州呂惠卿訟中丞鄧綰之言曰綰等入奏中書出
敕如出一口又曰今中書乃用罪人綰等之誣詞出降
敕命當是之時惠卿進日錄三策其進日錄劄子曰臣
私記策子皆有其事其事多出於陛下之德音與所親
聞宜不廢忘而其文非一二日可以撰造者也神考察
惠卿日錄果非臨時撰造之言而鄧綰之頗僻姦回果
不可恕於是赫然威斷發於聖批鄧綰既逐而安石亦
不得留矣且惠卿日錄既經神考御覽安石日錄若果
是亦曾奏知則安石去位以後九年之間而不錄進而
神考亦不敢索者其故何也嗚呼他時繕寫之語不謂
之敗誕可乎下武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
此敗誕以為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臣道之專強
可不辦哉

右正言知制誥知諫院鄧潤甫為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近制除御史中丞官未至諫議大夫者並

守本官職兼權

二年閏十一月乙巳

於是潤甫知制誥以宰相屬

官不可長憲府乃復遷諫議大夫

此據職官志

大理寺丞

國子監直講彭汝礪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王

安石初得汝礪詩義善之故用為學官鄧綰以安石故

欲召見之汝礪不往既舉充御史而練亨甫給綰以安

石不悅綰遂自劾失舉上怒綰即日除汝礪

蔡承禧云云

侍御史周尹言昨以河北西路轉運判官李稷庸狠

刻薄衆所共嫉不可使為監司曾具彈奏今又聞稷父

龍圖閣直學士絢死二十餘年寄櫬僧寺終不遷葬按御史臺救官員父母歿十年不禮葬者委臺司彈奏臣方令人根問稷父骸骨所寄欲具舉劾乞行降黜勒令以禮葬父今聞稷乃奏乞往邛州取祖父骨櫬欲葬許州夫親莫如父尚或忍之祖之與孫於稷何有益稷知臣欲舉劾故先奏請妄以改葬祖父為名以延歲月案稷凡猥無行父死二十年不葬此名教之所必廢典刑之所不容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劾奏朔方令鄭延祚

母死不葬二十年有詔終身不齒當時聞者莫不聳然

臣欲乞罷稷職事勒令葬父廢棄終身榜示朝堂戒敕

臣僚使知忘親悖逆之人不容於聖世詔劄與李稷令

知

十月二十一日
稷改軍器丞

詔饒州鑄錢監添招匠人歲增鑄

錢二十萬緡充信州買銀館伴所言耶律英等使人

來言昨蕭翥郭竦回謝蒙賜珠子及銀合今不蒙賜非

為愛物恐損體例臣等語之以恩賜出自特旨館伴無

由知而英等再以為言詔令送伴使副止作準館伴所

牒諸處勘會無此例婉順諭之

己丑西上閤門使張利一復為遥郡團練使知保州

七年

十二月十一日中書檢會云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可考

先是御史蔡承禧言訪

聞中書引赦文指揮候丁憂人呂大防服闋復知制誥
樞密院引赦文候丁憂人張利一服闋復團練使臣聞
三年之喪先王於人子之志使之得以自竭而無奪者
也惟金革之事無已則辟焉今二人者以喪去位而實
無藉於朝又非金革之故何復官之有乎若然則滕甫

許安世並當一例施行矣臣聞之外議未敢實然乞下

中書樞密院勘會若實有此乞行改正候本人服闋日

取旨仍勘逐經由官吏以誠妄行

此據承禧奏議附見中書引敕文指揮在

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案承禧以八年四月三日入臺則

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不應便有論列當在八年四月三

日以後今因張利一復官附見或移入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庚寅廣南西路轉運司言瓊管兵士周元等稱兵員三

十人為交賊驅獲拘之又安寨趙秀糾率元等竊兵仗

乘船過海值風復為黎人所得趙秀等見在黎峒元等

脫歸上批趙秀等宜專下瓊管轉運司根勘如見在生

黎界拘役止作本司意厚以錢帛購贖桂州安撫司交

割優給路費津置無令失所

明年正月十七日秀元等被賞

王中正

等言石泉縣至茂州中間經靜州等族本非大路近年

官員赴茂州多由此路行故漸通商旅往來因此引惹

生事本縣至緜州與茂州里數適均又龍安縣有都巡

檢緩急可以救應乞割石泉隸緜州其舊入茂州路更

不得開治從之此所謂隴東路也土田肥美靜州等族

引生羌據有之中正不能討故有此請由此北路遂絕

此據司馬光記開寶錄十二月末
乃書割石泉縣隸縣州今併見此

辛卯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詳定一司一務一路一州一縣敕

壬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黃履兼知諫院 詔罷都大

制置河北河防水利司

時政記有此
已見七月末

詔橫海軍節度

推官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備
宰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為漳州軍事判官先是王安石

言臣久以疾病憂傷不接人事以故衆人所傳議論多
所不知昨日方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弟營官及
薦臣子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綰為國司直職當糾
察官邪使知分守不相干越乃與宰臣乞恩極為傷辱
國體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必別有所因
臣但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
游說故乞別舉官亨甫身在中書習學公事兼臣屢嘗
說與須避嫌疑勿與言事官子弟交通今審如所聞即

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乞以
臣所奏付外處以典刑故有是命初綰以附會安石居
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之黨相傾綰皆極力奏劾之上
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
無所顧忌上怒欲絀綰安石亦懼乃奏斥之亨甫行險
薄諂事安石雋以進至是乃斥

甲午詔福建江南東西廣南東路速捕賊忤小八其廣
南東路仍選官督捕令謝季成乘驛往福建路募軍兵

槍手一百人專捕候獲日與復路分差遣初季成與馬昌同受命分路募兵赴廣西既而季成獨不能募上以爲怯欲令宣撫司斬之王安石言季成勇於戰鬪非怯也今與宣撫司不相得則具不能募兵誠無足怪陛下所宜察已而季成不待報徑赴浙西新任詔詰責之時八月己卯也於是復遣季成募兵福建討捕件小八欲

斬謝季成見日錄六月三日并八日王安石爲季成解說甚辯不知季成果何如人也又御集八月二十五日令季成分析募人不得因依及一面赴兩浙新任亦不知後來如何報荅今乃有此命刪取日錄御集附此更

族考求候獲件小八與復路分
差遣則季成先時必被責降

河東分畫地分所奏

准北界理辨疆界所牒遠探舖侵礙當界地步并本所
回牒本奏聞御批宜令韓績等選委從京將帶去官二
員令躬親詣北人所指去處更切子細檢視恐後來實
有侵逾即依理速行改正訖奏

此據御集九年
十月十一日下

乙未詔京師兵馬比元擬留十萬人數已甚減少自今
應差四方屯戍元窠名不在京者更不得差撥 又詔
熙河路弓箭手除可教習武藝分番赴堡舖城寨代戍

兵把守外有若干人不堪充此差使令鄭民憲具析以聞 又詔諸路應差赴安南人欠負錢斛草料候回日作兩料輸納 又詔東南諸路近歲增置就糧禁軍及教閱廂軍雖萬數不少然多畸零冗占久失訓練今各隨本路團結宜委本分兵官提舉教閱

舊記云詔東南諸路團結訓練

新募軍新紀因之

河北西路轉運司言欲以懷州武陟縣五

等以上人戶秋稅移赴邢趙州闕糧倉輸納從之仍令災傷及五分以上者與免支移 成都府路鈐轄司奏

茂州等處與蕃賊關敵得功人乞推恩詔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轉資減磨勘年有差其下班殿侍樂昇以所部將劉珪戰沒特寢之

劉珪戰沒實錄不詳據呂陶奏乃在四月十九日以前也陶奏

附四月二十六日注六月五日珪以死事錄二子

詔河北西路新舊巡檢番

上義勇保甲歲費錢斛於所減兵級請受及弓手雇錢內支破有餘並椿管歲終送兵部點檢

丙申詔安南行營兵士以不習水土多病瘴癘致死並宜令隨所在州縣即時依編勅及移牒住營州縣依廣

勇例給孝贈 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高麗使赴闕儀制所至京府州軍知州通判例出城接送伏見契丹使過北京止是通判攝少尹接送今高麗外蕃其使乃陪臣也而宣徽使班秩同二府出城接送其禮更反重於契丹非所以崇國體示威靈也詔止令通判接送如使人來見即回謁揚州依此

丁酉上批安南行營至邕州四將下諸軍九月上旬死病近四五千入此乃將副全不約束恣令飲食北人所

忌之物以致生疾可火急嚴誠勵仍切責醫用藥治之

達本傳云達十月次邕州按達征南文字達在潭州凡朝廷發下詔劄不過十日到軍前桂州至邕州凡十四程其他亦可遙度此十月十四日詔云行營四將至邕州則達次邕州或不在十月當在九月末耳或四將乃前軍耳中軍未也須更考詳
月末次思明州并合參照此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准

中書批送下外都水監丞范子淵奏今年北京新堤第五第六埽水於許村港漫散其二股河淺澱尋差官用濬川杷於二股河上下䟽濬奪過水勢却歸二股河行流兼退灘內民田數萬頃盡成膏腴其䟽濬使臣等伏

望特賜獎勸令安撫司保明聞奏臣契勘河水浩大非
杷可濬夏溢秋涸固其常理去年八月用杷浚河至秋
深方露所退地止因霜降水落今年未嘗用杷濬河而
退地更多雖河濱甚愚之人皆知濬川杷無益於事臣
不敢雷同保奏共為欺罔又所濬河身盡在水底深淺
固不可知乞差不干礙公正敢言臣僚覆行定驗詔令
范子淵畫一分析聞奏

此據時政記增修十二月癸未朔九月丙辰十一月癸丑朔并

十二月癸未朔當考

戊戌朝獻景靈宮又幸開寶寺福聖院慶壽崇因閣成也詔五路義勇保甲上番條約內日支口食宜增為三升詔秋銓試上等人循一資堂除差遣一次中等稍優八人不依名次注官餘九十四人先注官下等百一十八人注官永興軍等路轉運司言本路軍裝絹闕少乞於市易或內藏庫充撥絹一十萬匹以本路新興鎮所收北銀冶所輸銀十萬兩折還從之

庚子上批邕州金帛錢穀萬數不少行營軍馬非久進

發出界須城守堅完乃保無慮聞昨雖用工葺治舊址
今所役不滿千人尚有十四萬餘工未畢可下轉運司
多方募人供役令周沃專提舉庶早完固不誤防守

年十

十月二十三日庚子實錄書永國公卒疑合
在此年十月十七日庚子姑附注此須考詳

辛丑詔見差赴安南全指揮諸軍如係將下及在京可
並特於額外招揀一百人以備補填病患身死及得功
遷轉之人太常博士館閣校勘權判刑部朱明之權

知秀州

此必與王安石有
相干處不然削去

甲辰提點湖南刑獄朱初平言誠府楊光僭及子日儼
乞請名士教子孫伏見潭州長史朴成累在邵州教授
乞除一官往教子弟詔成與試監主簿支縣主簿尉俸
為徽誠等州教授候二年教誨子弟習知義理馴伏王
化及勸諭授官人出漢勾當數多與免試注官仍毋得
侵撓溪峒令朱初平覺察之初平又言歸明人楊昌愠
等累差招諭羅崖等溪峒人戶備見用心詔以昌愠等
率先出降勾當昌愠等與三班奉職巡檢差遣楊昌堯

楊晟懃與三班差使指使差遣又言知徽州楊光銜等十七人出降乞自修道路及用材木共力起鋪屋驛舍等已差使臣弩手人員分地指畫提舉詔量支所直價錢候畢差官案視犒設上批楊光偕及近上首領出漢已多日等第合補職名若令朱初平依元降指揮稟宣撫司處分慮行營出界往復廻還稽緩不足慰其向化之心宜令朱初平速具畫一以聞仍乘人情悅附之際速議經畫措置或不可聞奏或待報不及者即一面施

行乙巳詔補楊光銜內殿崇班楊昌嚮右殿侍從初平

請也

此與三月二十二日并六月八日十七日七月十五日相關

詔太醫局合治

瘴藥三十種差使臣齎付安南行營總管司 上批已

差入內供奉官梁從政齎文字往邕州宣撫司聞將士

被疾者極衆可下醫官院選習知治瘴者五七人令從

政率領之乘驛速往如治療多愈當不次優賞 上批

安南之役所繫不輕朝廷精擇將帥委寄殊重如聞議

論不務協和令郭達趙高體認朝寄各遵職守凡事從

長商議毋得互持偏見更致譸張有誤國事達與高雅
故高初自請佐達及達至處議多駁宦者李舜舉等憤
高沮罷李憲因交關其間達遂分都總管司與燕達自
為長貳進止節制宣撫副使不與知高日輸情款冀達
開釋然無益也累奏乞罷不許九月十二日緣職分不
定今復有此指揮不知達分都總管司不令高與在十
二日詔前或後又御集載此指揮云只劄下安南道經
畧招討司亦不審聖意
所謂更須考詳別修河東轉運司言晉州修城櫓

乞降度僧牒二百詔止給一百仍作二年限給之

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安石之再入也多謝病求去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
解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為故有是命仍詔安石大敕
繫銜在陳升之上出入內廷並依中書樞密院臣僚例
益厭安石所為據鄧綰傳呂本中雜說王安石再相工
意頗厭之事多不從安石對所厚歎曰只從得五分時
也得也安石嘗進呈陳襄除龍圖閣直學士呂嘉問集
賢院學士河北路都轉運使上曰陳襄甚好呂嘉問更
候少時居半月再以前議上回頭久之却顧安石曰聞
相公欲去多時安石倉皇對曰欲去久矣陛下堅留所

以不敢遽去既下殿即還家乞去其壻吳安時往見之
安石問今日有何新事安時曰適聞有旨未得閉汴口
安石曰是欲我去也數日遂罷王安石既去嘉問因對
上問曾得安石書否嘉問因言近亦得安石書聞陛下
不許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計上曰是
則是為呂惠卿所賣有何而目復見朕耶 樞密使工

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
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

呂陶記聞云本朝中書奏事批曰可密院曰依或三次
批可則樞密必有登庸者吏胥率以驗之吳冲卿大拜
時有此李深為檢詳見之國忌行香密院
吏有奪中書香合與在樞者亦告報也 禮部侍郎

參知政事王珪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資政殿

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馮京為給事中知樞密院
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
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
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

用京仍詔京撫定蕃部訖乃赴闕

朱史簽貼云繳書事已奉朝旨下逐官取

會並無照據刪去今本實錄仍復存之陸佃集有實錄
院乞降出呂惠卿元繳進王安石私書劄子云臣等勘
會昨來御史彈奏呂惠卿章疏內稱惠卿繳奏故相王
安石私書有毋使上知毋使齊年知之語齊年謂參知
政事馮京且稱安石由是罷政大臣出處之由史當具
載欲乞聖慈特賜指揮降出惠卿元繳安石私書付實

錄院照用所貴筆削詳實貼黃臺諫自來許風聞言事所以未敢便行依據佃集又自注劄子下云黃庭堅欲以御史所言入史佃固論其不可庭堅恚曰如侍郎言是佞史也佃荅曰如魯直意即是謗書連數日議不決遂上此奏後降出安石書果無此語止是祝惠卿言練亨甫可用故惠卿奏之庭堅乃止按佃集為安石辨如雖蓋佃嘗從安石學故也佃稱庭堅乃止然元祐實錄佃稱庭堅乃止誠耄昏矣兼疑此劄子實不曾上佃所稱降出安石書果無此語止是祝練亨甫可用若誠如此則紹聖史官何以不明著其事乎且安石與惠卿私書何但如此但其一耳佃集要不可信姑存之庶後世有考

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劉庠知成都府罷兼

安撫使先是以茂州邊事令馮京兼成都府利州路安

撫使至是漸平故也 賜度僧牒千付韶州岑水場買

銅又五百付廣南東路轉運司買鉛錫

戊申安南招討司言桂州劾西染院使行營右第一將
李實挈妻女隨行實本歸明不曉條法欲望發遣赴軍
令有功贖過或不用命許本司隨意處置詔李實削在
身官職軍前効用後實無功送鄧州編管 河東經略

安撫使韓絳言北人如強來蓋鋪乞朝廷委之邊吏徐
行驅逐詔絳依熙寧八年十二月庚子指揮

十二月庚子指揮緣

郭達
申請

詔湖北辰沅州蠻人擾叛攻劫城寨荆南張靖
恐難倚以處置宜令知湖州章惇對易之仍令惇親至
辰沅州安撫招諭 詔今後中書檢正官所行帖子下
諸處並先稟執政仍置簿抄錄每五日一次呈押

已酉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向者陛下登用俊賢更易
百度天下徂於見聞蔽於俗學者皆競起而羣非之故
陛下排斥異論而一時言責之路反自此微為壅抑非
徒抑之又或疑之故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

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為直故
言者之氣日以摧伏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而纖邪刻
薄之徒得容其間臣以謂王者執權當與時推移翕張
闔闢固不膠於一曩者變法定令之初勢自當爾今持
之日久法度已就緒矣則宜有以來天下議論而激發
言者之氣以分別邪正以補助事功至於淫辭詖行者
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嘉言不伏而天下大治矣
又言伏見御史周尹論列開封府陳繹受張諤請求故

縱司農吏死罪詔付有司根治中外聞之皆以繹懷挾姦邪附麗權勢為日已久陛下以天地之量容而未發一旦窺見情偽赫然付之獄官此陛下威斷之明也然臣竊聞有司案治已見底裏證佐明甚而繹驕慢不服報荅制使無人臣恐懼之意第詭言都不記憶欲以謾譎欺天末減罪惡此而不治謂疏者何詔陳繹罷開封府

九月二十七日庚辰已命知制誥許將權發遣開封府不知陳繹何故及今方罷當考

又言近

黜御史中丞鄧綰又逐中書習學公事練亨甫亨甫身

備宰屬而與綰交通然臣聞二人所以能關通者有馮正符為之往來傳導語言綰信其說而幸其利故正符以布衣直入臺謁綰交私論議無所忌憚遠近聞之莫不驚駭以為置憲府以來未嘗有也綰之所以懷挾回邪傷辱國體者正符有力焉此姦人之尤不可不治詔奪馮正符所授出身以來文字令開封府發遣歸本貫詔京東西路將官數人各部兵馬三五百往來捕盜並無專責紛拏漫散騷擾人民可令提點刑獄錢總差

使臣每一名於逐將下選募兵士五十人不拘遠近會州縣併力督捕仍發遣將官歸任自今賊盜須州縣力不能制方許將官督捕

庚戌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太常博士朱初平為本路轉運副使 奉禮郎勾當竹木務王震權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荆湖北路鈐轄司言沅州歸明人張奉等作過未獲東路都巡檢同歸明人舒光祿等與賊關殺獲首級奪器械及招降人戶兼光祿等領黔江城兵數次共

殺蠻賊五十餘級并生擒首惡詔舒光祿與右班直添
差沅州黔江城巡檢仍賜錦袍銀帶及絹三百匹有功
人速以狀聞 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直舍人院張
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

辛亥朱初平言楊光僭見乞一刺史名目況其人年已
八十餘溪峒素所推服兼父祖亦曾授此官詔授光僭
皇城使誠州刺史致仕尋詔光僭依有功致仕例給俸
就三州一鎮官為建宅一區光僭又請於其側置學舍

從之仍相度差管勾招納使臣一人充飛山一帶道路
巡檢以聞光僭未及受官而卒遂以贈之其父母妻皆
贈封優給賻并錄其子

光僭依有功致仕例以下
並自十一月一日移入此

權

同都提舉市易司吳安持以父在中書乞罷領市易都
提舉呂嘉問言百司無非中書統攝況今法度已成別
無更張議論安持宣力已久備知利害或朝廷如其所
請即臣孤危必難辦集乞留安持在職詔以安持為羣
牧判官 遣知都水監丞霍翔相度熙河營田令同鄭

民憲具利害以聞 詔賜監主簿齋郎州助教告身補

牒共為錢十五萬緡付廣南東路轉運司市糧草 判

都水監蒲宗孟知丞事霍翔言被旨同度量疏濬汴河

深淺今具增深尺寸詔宗孟等標記地分俟十日外再

度量以聞

十二月朔可考

詔提舉成都府路茶場劉佐提舉

熙河市易司汲逢各減磨勘二年大理寺丞沈百之等

三人各指射差遣一次並賞熙河入中糧草及計置河

北澶定州斛斛收息錢及格也 荆湖北路提點刑獄

司言沅州新歸明人戶實貧乏乞除放去年倚閣秋稅從之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李之純言根究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傅變雇提點刑獄許彥先家出婢林告彥先曾受市易官吏之物事狀不明林見禁洪州詔釋之先是侍御史周尹言竊聞傅變稱婢林言許彥先赴任至梧州有人遺金三十兩乃監邕州金坑鄧闢子也後下江西轉運司究實踰年未竟今聞因傅變丁憂所司庇彥先以故遲滯且彥先為一路監司而有受金之罪既

蒙貪污何以律人況傳變在臨江軍持服彥先任廣東
乞下江西轉運司根治及權停彥先職令專應對免致
出入以戒貪吏遂下劾實而之純乃有是奏故寢之

八年

七月三日十月
二十八日可考

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言

畿內近行什伍保任之法賦以國馬而免其歲所輸草
又賜之錢布臣比以撲蝗詢逮村疇皆以畜馬之費省
於輸納芻稈之用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牧養者凡七
十二戶度其餘縣願者必衆臣請增畿內保戶馬至六

千匹人免其歲芻二百五十束罷錢布之賜不耗縣官而可充武備於是下禮房立法禮房言如確所奏則歲計官自畜牧之費省十六萬三千緡支錢布之費省四萬二千緡從之後詔所養馬毋過五千匹

十一月三日

又

詔府界將下馬軍給馬減一分先是郭達次邕州遣別將曲珍討右江下雷諸峒降之又遣知邕州陶弼集左

江諸峒蠻悉會於軍遂次思明州

此據郭達新舊傳及墓誌傳云十月次邕

州而墓誌次邕州不舉其月按趙禹墓誌云留思明州七旬乃發其發思明州即十二月十一日舉兵出界必

若如遼新舊傳果以十月次邕州則趙高墓誌所言留思明州七旬必誤或十月初到邕州即行又恐軍行無此理然遼六月十六日發潭州潭州距桂州十四程其到桂州當在七月上旬桂州距邕州亦十四程若果以十月到邕州則在桂州甚久又九月二十三日詔云非久出界若未到邕州不應便有出界語或十月字誤當在八月末或九月初發桂州其到邕州亦當在九月末或九月半其到思明州必十月初也不然七旬字必誤今於十月但云先是郭遠次邕州云云遂次思明州更須詳考之

是月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勘會自去年秋於衛州界王供埽次下開舊沙河取黃河行運欲通江淮舟楫徹於河北極邊自今年春開口放水後來漲落不定所行

舟楫多是輕載官船木楫其數至少瀕河官吏至於衆人無不知其有害無利枉費功料極多臣勘會所開運河在臣部內兼御河穿北京城中過始初猶未審知開具子細今即目覩利害所繫甚大苟雷同緘默年歲間必須破壞却御河久來行運致公私受弊乃是臣坐觀而不言之罪臣按御河上源止是百門泉水其勢壯猛相次至衛州以下可勝三四百斛之舟四時行運未嘗阻滯公私為利其河道大小一如蔡河之類其隄防不

至高厚亦無水患今來取黃河水入御河大即吞納不得必致決溢小則緩漫淺澁必淤澱却河道凡上下千

餘里必難歲歲開淘此必然之理

據本府通判并諸縣中檢視到御河因透

入黃河水淤澱處甚多

今年初冬已見淤澱却河道阻滯舟船處

甚多若謂通江淮之運即益見其有害無利自江浙淮汴入黃河順流而下又合於御河計每歲所運江淮之

物必不能過一百萬斛臣勘會前年自汴入黃河運糧

米二十二萬五百餘石至北京下卸

據押茶綱供奉范九皋九月一日到

運河口為淺澁無水佳滯數日遂只於黃河順流下止
至北京馬陵渡搬却茶入城水路快便早得了當

用錢四千五百四十餘貫和雇車乘搬至城中臨御河
倉貯納若搬一百萬斛至北京只計陸腳錢一萬五六
千貫若却要於御河裝船搬赴沿邊無所不可用力不
多所費極少臣勘會得所開運河口并置閘自去秋至
今年四月終已役過一百一十四萬六千餘工五月後
至冬閉口所用人工不在此數自今年正月後至九月
終已使過物料一百二十餘萬錢糧計七萬七千餘貫

石十月後至閉口所費物料不在此數又特置河清兵

士六百人每歲衣糧約用二萬七八千貫石匹兩

所置河清

六百人乃云諸埽各取七人可充六百之數諸埽即未銷添填此乃欺誕之語如七人是諸埽額外剩數即便合省罷減得歲費衣糧諸埽既是闕人相次便須添填其六百人終是剗增請受只要時下欺訴又稱

費用物料全類汴口每歲所要稍草椿橛竹索就小計

之合用百餘萬數假使黃河入御河無決溢淺淤之患

每年搬得及一百萬石其費與順河而下至北京止費

腳錢一萬五六千貫搬至御河其利害明白可見臣又

勘會去年冬都水外監丞更擘畫於北京黃河新堤第四埽第五鋪開置水口放水入御河以通行運此策尤為垂疎其所欲置口處乃是熙寧四年秋黃河下御河之處是時朝廷選差近臣并判都水監官督役修塞所費不貲僅能閉塞大名恩冀之人被害尤甚以至回移人使驛亭道路訖今瘡痍未平今又建言欲於其處開口導黃河水入御河都水監差官計會轉運司并大名兩通判同詣第四埽相視衆皆知其不可然不敢斥言

其害恐忤建謀之官止作遷延之計回報水監云俟修御河堤防完固方議開置河口況從來御河堤道宛如蔡河之類若欲吞納河水須至如汴岸增修猶恐不能制蓄蓋地勢傾瀉為害不細瀕河州縣之人為未見定議至今憂恐乞朝廷委清強官相視利害并令議可否庶使人戶安居又言臣以開引黃河透御河不便已具劄子開陳竊以今水監之官尤為不職皆不熟計利害容易建言惟望僥倖恩賞多從其請便為主張中外雖

知其非不敢異議以避沮害之責事若不効建言之人
都無譴罰如前時兩議清汴已有勞費並無成功朝廷
置而不問范子奇乞冬月不閉汴口是年感凌上下救
護晝夜打凌不勝寒苦終致府界感破汴岸自來汴岸
止是夏秋水大容有決溢之理即未嘗有冬深決溢之
患後來朝旨却令冬前閉口顯是因不閉汴口致感凌
壞堤當時止罪縣界隄防之官而子奇全不責問仍不
害其進用士論不平無如之何臣謂今之水官更當澄

清選擇况朝廷物力未豐不當更容狂妄之人橫費生

民膏血

彥博兩奏皆係九年但不得其實月日因奏稱今年初冬並附十月末十二月一日命熊本相

度衛州運河利害又畧具博云云或存一去一

先是御史蔡承禧言訪聞鄧

潤甫上章乞參用舊人又乞除二府又乞用恬默持重之人外議喧傳以為實有此論臣與潤甫同為陛下耳目之臣固不當論其非是然事繫國體臣居言責不敢私顧形迹不以悉陳臣竊以自古人君必因所遇之時以用所得之士當天下無為之際則所用者多寬閑博

厚之人而其弊嘗至於媮墮而事日因循方天下有事之時所用者多精明強敏之士而其弊嘗至於峭刻而仁恩疎削以趙魏之老而治滕薛則苟簡之患不勝以滕薛大夫而治趙魏則煩滋之害立見漢武內崇經術外事武功而不可用晉室浮虛之臣晉武寬容臣下放弛綱紀而不能用漢庭材智之士故有國者相時而擇士明君必量職以授人伏覩陛下即政以來嫉時已久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作興人材繩督吏職無

論於舊不問於新取材則小臣皆得以面陳去害則大臣不可以幸貸有善不嫌於亟進有惡不愆於速降故理財治農之方求之近古而未有養士訓兵之法蠹於百年而一新然其興事之初尚多徇俗之士自不孚於正道顧胥動以浮言或初是而卒非或本同而末異以持循為適治以拱默為安常陳事則是於古而忘於今語治則喪其精而守其糲以匪懈夙夜為希旨以不顧毀譽為躁求羣謗萬端而無窮聖慮一志而不惑爭之

積日而纔定勤以累年而粗成今若以傲上從康為可
賢以違道干譽為常進非惟交戾於政體恐遂漸變於
時風求舊之言雖云有據書曰人惟求舊又曰圖任舊
人乃盤庚一時之誠言非先王政治之本意今潤甫不
根於實不考其由不論其人之是非不言其器之適否
槩以新舊為說必分先後以庸是則堯之共鯀久任而
不復元凱之進登漢之絳灌嘗用而固宜終賈之消逐
唐太宗必專用敬宗義府而王珪馬周宜畢世屏除唐

明皇必祗尊姜皎王琚而宋璟姚崇可終身冗廢建言
若此其意謂何臣又聞惟人君然後專馭臣之權為冢
宰然後總詔王之義非所宜言者寘法越俎代庖者有
誅御史肅臣工而執法者也天子曰辟而勿辟天子曰
宥而弗宥諫官正人主而補闕者也故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又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禮樂必天子出變習俗故也征伐必自天子出命大
臣故也今潤甫職在諫司乞除政府殆不知其所職亦

何足以備官二府固聖慮之所關大臣非近列之宜薦
以臣度其所謂可以見其厥心第祇拜其一員亦足收
為私惠考其志向足見傾邪臣又聞周禮曰以庸制祿
則民興功而不曰以能制祿者能而不為用則先王所
不得而賦祿方文王之能官人詩人作棫樸以美之曰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蓋古之聖王以髦士奉璋左右趣
之為美也成王能持盈守成詩人為假樂以嘉之曰百
辟卿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堅蓋古之賢士又

以媚于天子不懈于位之為懿也臣觀文王之盛時而成王之治際皆以左右趣之之為美咸以媚于天子之為嘉今使相與言於朝曰我恬而不進為嘉相與誠於家曰我默而不語為美則孰與治天下之事孰與成天下之功又聞古之善治天下者必曰興能次曰舉逸民修廢官逸民者朝廷之偶遺而非自以異世離俗也不聞曰興恬古之盛世詢事考言又曰知言以知人而不曰攷其緘默議論若此疎鄙可知蓋賢者必知命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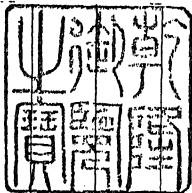
疑能者必知時而自竭知命則或顯或隱而非繫於一
曲知時則有用有捨而豈蔽於一隅王陵具體之斃不
若陳平之一奇周勃沒齒厚重不若張良之一策是則
有才能者未必恬默持重恬默持重者未必實有才能
若信其言實害於政且今掾敝理劇拯勢尤須勤事之
人豈容玩世之士彼恬矣默矣何補於天下之事而又
逐逐以爵祿予之乎臣觀潤甫秉筆粗嫻辭章持論本
無體理庸回當路而初無一言默逐已行而懼有後憂

謬為塞責之言深懷濟惡之計訪聞其言曰呂惠卿之
貶已去不仁又曰練亨甫之黜尚為未善此乃陽為詆
斥而陰幸報復內荏姦諂而外示剛方所謂假直以售
邪託真而賈偽加以罷軟畏懦束之高閣而有餘觀望
儉士投諸四裔而為晚其潤甫見任典誥司諫二職若
以公議不合冒居臣輒輕言望賜宸斷及潤甫遷中丞
承禧三奏乞免臺職詔不許

惠卿貶在八年十月二日
亨甫黜在九年十月九日

潤甫為中丞在九年十月五日承禧此章不得其月日
其稱惠卿貶及亨甫黜則時固可考既不可附九年十

月九日以前按承禧有乞避潤甫三狀皆稱十月因附
十月末時政記載承禧乞免臺任第一狀在十一月九
日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八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蕭際韶

謄錄監生臣汪祿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十一月癸丑朔御史彭汝礪言夫潛神於一
堂而欲以周知四海之遠制法於一日而欲施及萬世
之久夫豈一耳目手足之力哉惟在盡人謀而已惟陛
下益廣言路以通下情下情通則忠謀日至而利害之

迹邪正之實不得隱於天聽矣蓋事繫於天下則當與天下共之用繫於衆人則當與衆人共之此非可以私也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衆譽之以奇材為知治體而果用之異之則衆愚之以為同俗為不知變而果廢之夫是非在理不在同異使同之而有所附焉則雖同乃所以為欺也異之而有所取焉則雖異乃所以為忠也夫上所好惡民之表也上惟同之為好則民亦以同為貴上惟異之為惡則人亦以異為賤人不能

無賢不肖事不能無利害而人人雷同以可不可為一
則將沮君子而為小人將飾罪而為功虛方欺而為實
利方詐而為義末流之敝臣恐不可勝治矣惟陛下深
為天下屈意聽納以荅天變以同民憂

朱本謂汝礪疏
無施行合刪去

今刊新本
仍具載之

樞密院言熙河駐泊兵歲滿當以在京虎

翼等指揮代之上批衛兵已少若於京師取足必恐日
益賒減可在京步兵止差十二指揮神勇宣武廣勇各
一指揮虎翼九指揮詔給司農寺市易水利淤田司

所計置瀛定州大名府封樁糧十五萬石付河北西路
轉運司以乏軍糧故也 詔減罷濬川司勾當公事官

二十二員船一百八十五隻役兵更不添給錢米李公

義令審官東院與合入差遣從都水監請也

九月丙辰
十月丁酉

當考 詔諸路末鹽並用見錢并鹽鈔支費三司舊欠借

末鹽錢一百二萬七千餘貫以雜支錢撥還

甲寅詔中書樞密院檢正檢詳官兼領差遣並罷工

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卒

乙卯出監主簿助教告敕六十八付廣南東路募人入
貲以助軍須 詔開封府界保甲所養馬母過五千足
朱本因時政記增此
十月二十七日可考 詔都市易司今日以前賒請錢

物限外已輸本息者悉蠲其罰息本息未足者展半年
諸路指揮到日以前並準此 詔茂州關津已建堡寨
恐兵民有所倚恃或侵擾蕃部及出入賣買別致艱阻
仰鈐轄司常約束撫馭務令漢蕃得所

丙辰命知樞密院事馮京兼羣牧制置使 詔都提舉

市易司住行計置糯米收糴在京市上新米與已糴米
中半支在京酒戶候支絕令人戶任便官私交易其熙
寧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指揮更不施行及依糯米官仰

發遣歸合屬去處

時政記二月十六日可考

丁巳詔熙河路已罷官自今不得奏乞增置其已係減
員數尚在本路者仰疾速發遣

時政記

又罷都大提舉

淤田司官

時政記

己未詔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凡發軍馬如非緊急並須

計食調兵毋得與轉運司輒分彼我枉費軍儲致緩急
闕誤 詔臺諫官兼局不許見客處許見客從中丞鄧

潤甫奏請也

時政記

庚申詔大理寺丞沈達改一官與堂除論前任信州推
官興置銀坑之勞也 詔以王君萬權提舉熙河路蕃
部往來照管順漢部族毋得別致驚擾俟其寧息許以
功贖過時洮東羅斯結族下蕃部附果莊故也

辛酉同州司士參軍魏道嚴自陳唐相鄭公元成後詔

流內銓特免試與注官 龍圖閣直學士孫固權知開

封府固與王安石議事數不合故出守真定安石罷乃

召還 御史中丞鄧潤甫知制誥許將並兼直學士院

候有正官日罷 司勳員外郎都提舉市易司呂嘉問

罷檢正中書戶房公事賜紫章服兼提舉在京諸司庫

務候二年三司副使闕與差 詔省提舉三司帳司勾

院磨勘催驅司官令提舉在京諸庫務司兼提舉既而

又以祠部郎中直史館葉均提舉帳司勾院磨勘司不

領於諸司庫務司

癸亥詔三司近累有臣僚言陝西鹽鈔法宜速講求利

害條畫以聞

此據會要及時政記明年二月二十五日戊申三司條上沈括自誌司馬記聞或可

附此志在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

乙丑太常博士新知和州胡宗愈權提點河東路刑獄
己巳冬至不視朝

癸酉邠國大長公主進封魯國 西作坊使嘉州團練
使內侍押班王中正為昭宣使內侍副都知與一子轉

官六宅使劉昌祚為皇城使榮州刺史西上閤門副使
狄詠為客省副使候一年與轉西上閤門使西上閤門
副使王光祖為引進副使六宅使賈昌言為內藏庫使
供備庫副使史文璉遷一官內殿承制陳濟美遷三官
張克明遷一官東頭供奉官馮補之遷二官以討納茂
州蕃部且建堡寨以為邊防賞功也昌祚詠等皆中正
所携以來者光祖為梓夔路鈐轄受命策應以兵三千
度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中正等破結總關次蕩華

巢谿諸族得級數千他物稱是遂軍結總關去茂州五
十里石鼓村扼其半道而為賊所據中正患之召光祖
與昌祚詠議光祖獨請行既叩石鼓賊恃嶮矢如雨光
祖以銳兵分四路登山出賊背以取其隘賊不意遽遁
追至茶山迫夜親執旗鼓擁之以進追斬數百級墮崖
谷死者無算遂招納餘族及營諸堡若會中正等於茂
州乃歸

此據王光祖傳不知傳何所承受恐有粉飾合刪去更詳之緣光祖元非廉恥將也

始中

正至成都而茂州既與蕃部私誓當罷兵中正獨言受

御前劄子有所討殺六月引兵自結總關入恭州乘蕃部不設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焚蕩族帳幾盡尋復與私誓七月又襲之隨復與私誓具奏以蔡延慶雖云私誓官軍至結總關蕃部輒渝約距戰故也時延慶已坐厝置乖方被責且去成都矣故事蕃部私誓當先輸抵兵求和物官司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賈然後輸誓牛羊豕秣耒耜各一乃縛劒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劒門下過刺牛羊豕血畝之掘地為坎

反縛羌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云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私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所掠買羌婢以氊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又先過劔門蕃部皆輕之自是剽抄未嘗絕

也

此據司馬記聞又據呂陶十月二十二日奏云朝廷發兵處置經今半年泊至分屯之後才及數日邊釁

復起王中正久留遠方無益於事伏乞召還只委本路帥臣任責自可了當有以見蕃部剽抄不絕非虛言也
劉昌祚傳云九年茂州軍策羌擾邊詔遣王中正總師入蜀令昌祚以麾下之兵出結總關賊據險官軍不得前昌祚從旁擊走之以功加皇城使榮州刺史昌祚時以秦鳳路都監為第四將張舜民誌昌祚墓云九年

茂州華萊羌人撓邊上遣王中正總兵入蜀詔公以所部佐其行兵出結總關賊據險官軍不得渡公從旁出擊走之遂前又經茶山村方斬獲中正遽止之曰毋殺吾已招降公曰賊為計久師從中國遠來威令未信而彼不畏懾姑曰招降非兵家事居無幾詔旨詰責招降狀將復厲兵深入公曰是謂殺降彼實非降而我招之既定而復加兵具名謂何錄結總之功拜皇城使榮州刺史狄詠傳云威茂夷人寇師出結總關華萊溪橋閣峻阻騎步難進詠冒矢石奮擊格鬪連日詠知保霸誅不順命者詠時為成都府利州路鈐轄

詔知保霸

二州董元仲董孝忠每年增俸給三十千以茂州蕃部作過有招誘安集之勞也 詔安南運糧夫廣西轉運

司合豫點集準備調發今天兵已入界桂宜等州夫尚

未足方奏稱逐州官吏弛慢乃是轉運司處置乖方令

宣撫使司劾之其都大提舉趙高令具析以聞

明年七月乙亥

高落待制八月戊寅李平一蔡燧周沃皆坐責朱本移此詔入明年八月戊寅今依墨本

提點廣

南東路刑獄許懋言潮州海陽潮陽兩縣居民舍及田

稼為颶風吹海潮所害上三等戶秋料役錢乞與倚閣

四等以下戶秋料役錢依條取旨放免外有丁米乞全

免其合應副廣西軍須並與全免從之 詔安南行營

將士疾病者眾遣同知禮院王存禱南嶽遣中使齋香

建祈福道場一月 又詔安南諸軍及應募人病死者
常賜外加賜絹二匹當得糧食亦併給其家 詔自今
每遇大禮從中書選官二員提點一行事務仍著為定
式

丁丑右侍禁看班祇候孟在為閣門祇候

孟在當考

知諫

院黃履言國子監歲賜錢萬有四千貫而本監有編敕
經義充監三等錢存者亦及萬貫請并以牘置房廊莊
課候將來置及歲賜錢仍別椿管充監用則歲賜錢可

罷從之 韓縝等言與北人分畫瓦窑塢地界詔依水

流南北分水嶺分畫

此據密院時政記十一月二十五日事但恨不詳姑存之當考韓縝

棄地七百里或緣此六月十八日上批當考蘇轍劾韓縝章有云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沒方外敵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卒無所復施章在元祐元年閏二月甲午又云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遼邊民數千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至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嶮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慮縝以一死為謝猶未塞責章在閏二月甲辰又呂陶章云云在閏二月末轍又有章在三

月戊辰其論割地事尤詳 詔三司諸路賣銅鉛錫錢

相度兌發地遠者變易物貨並於市易務近界封樁

戊寅侍御史周尹言天下諸路役法令民出錢官募人充役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歲留寬剩錢過多蓋不能推原朝廷之意承望提舉司風旨廣令民間出錢又有提舉司希求勞績或官使士庶妄陳利害減省役人除尅役錢而民間所出一切如舊致寬剩數漸倍多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歛不無疑怨非特如此而已又州縣以役人日減公事日繁雖迫以嚴刑猶不能辦役人倉法太重募錢太輕無以自養不願就

役上下失所公私共患臣近乞依舊令耆長管勾鄉村
賊盜等事不差保正及戶長催稅更不論差甲頭皆脩
助成法未蒙施行望檢會臣前奏令諸路州縣依先降
免役條募耆戶長及有不當過減役人並限定人數令
逐月募錢有脩外其寬剩止留一分上毋厚歛下得樂
輸三司使沈括亦言先兼兩浙察訪體量本路自行役
法後鄉村及舊無役人多稱不便累具利害乞減下戶
役錢竊詳立法之意本欲與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

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以臣愚見不若使無役者
輸錢役重者受祿輕役自依徭法今州縣重役不過牙
前者戶長散從官之類牙錢即坊場河渡錢自可足用
其餘於坊郭官戶女戶單丁寺觀之類因坊場河渡餘
錢足以賦祿出錢之戶不多則州縣易為督歛重輕相
補民力自均詔司農寺相度以聞

明年七月丁巳括
責當與此相闕

詔三司河北東路捕盜賞錢如定數不足許支封樁茶
稅錢五千貫給之

己卯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縣戶口蕃息所產鹽食
常不足梓夔等路產鹽多而人食有餘自來不禁販易
官私兩利聞昨成都府路轉運司以相度賣陵井鹽場
遂止絕東川路鹽不入本路及閉本路卓筒井因閉井
而失業者衆蓋欲鹽價增長令民願買陵井鹽場又因
言利之臣奏請募人運解鹽入蜀賣之自陝西至成都
二千里道險不能續運致成都路鹽踊貴斤為錢二百
五六十米二斗才得鹽一斤而東川路鹽斤止七十境

上小民持入西路即為禁地輒冒重刑嗜利苟活之人
至以兵仗裹送販易驅人冒法如設陷穽嗷嗷衆口赴
告無所豈宜聖世有此怨嗟臣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
入成都府路轉運司不得止絕勿閉卓筒井但禁此後
毋得初開罷官運解鹽商販入川聽如舊所貴遠民飲
食之間亦知朝廷仁卹詔三司速相度以聞其後詔官
般解鹽依客人例出賣不得抑配商販聽如舊 洮東
安撫司言包順等領兵與果莊戰於多葉谷斬二百六

十餘級詔經畧司錄其功賞之餘有功者速以狀聞

舊紀

於己卯日書果莊寇岷川皇城使包順敗之新紀不書

壬午知岷州种諤破果莊於鐵城斬首八百餘級

此據明年

二月七日奏今年十一月三十日事先是果莊聚兵令丁谷脅屬羗瓜家

族以叛諸部皆動揺諤出輕兵掩賊不脩擊敗之戮瓜

家族叛黨二百餘人諸部乃定果莊又以兵三萬據鐵

城收貝斯結羅斯結族以臨青唐諤知羗素持貳觀勝

負以為去就乃盡出兵二千未明抵鐵城賊不意漢兵

至驚擾莫知所為，謂縱兵擊之，鼓譟乘城，賊衆大潰，斬

首八百餘級，果莊乃遠去。岷境屬羗，不敢復貳。

此據范育墓銘

十二月癸未朔，命知制誥熊本與都水監河北轉運司

官同相視疏濬汴河及衛州運河利害，以聞。先是大名

府河每歲夏水漲，則自許家港溢出，及秋水落，還復故

道，皆在大堤之內。范子淵既用濬川杷，開直河受賞。

七年

十二月十一日，復欲求功，乃令指使諷諸埽申大名府云：今歲

河七分入許家港，三分行故道，恐河勢遂移。乞牒濬川

司用杷疏治府司從之會歲旱港水所浸田不過萬頃
子淵用杷不及一月而罷時熙寧八年也其明年子淵
自言去歲大河幾移賴濬川杷得復故道出民田數萬
頃其督役官吏乞加酬獎事下都水監監司請優與酬
獎如子淵所乞始王安石極稱濬川杷可用故力主子
淵或言子淵於河上令指使分督役卒用杷疏治各置
歷書其課曰某日於某埽濬若干步深若干尺其實水
深則杷不能及底虛曳去來水淺則齒礙沙泥曳之不

動卒乃反齒向上而曳之所書之課悉妄撰不可考驗也故天下皆指濬川杞為兒戲既久安石亦頗聞之及都水保奏子淵酬獎安石遂不信更下河北轉運安撫

司保奏

此據司馬記開九年九月三日實錄但有遣官覆驗濬河指揮不見下兩司保奏功狀按時政

記十月十四日文彥博言不肯雷同保明即安撫司也實錄既不書又不見轉運司果曾保明又記開所稱安石下河北帥漕保明已而安石罷相於是彥博云云按時政記彥博云云在十月十四日安石罷相在十月二

十三日記開誤也今削去六字

於是文彥博言子淵欺罔乞行覆驗詔

詰子淵子淵言自熙寧六年置濬河司將前三年比較

用杷功利共省諸埽物料計錢三十九萬緡及減差夫

六百六十九萬

詰子淵在十月丁酉但不載子淵云云今別出之

上乃使蒲宗

孟等於汴河用杷試其事

宗孟等事在十月二十八日

又遣本等往

河北究實彥博又言衛州開舊沙河入御河行運衆皆

知其有害無利亦乞委官相視而都水監言運河乞置

雙牐倒放舟船實便與彥博所言皆不同故并以命本

彥博言衛州開河二奏具十月末八月壬子九月丙辰
丙寅十月丁酉十一月癸未朔十年五月庚午合參考

元豐元年正月己巳所書彥博奏或可增入不必具載
恐其散落姑附注此彥博言安撫司準都水監牒保明

范子淵乞酬獎濬川功効尋點檢所取到逐州縣分
河水漲溢及後來減退事狀即與范子淵所奏稍異難
議雷同保明已別具本司奏訖臣詳濬川司所濬河事
始末盡在水底深淺固難詳驗又只憑本司并所轄河
埽使臣及都大提舉官供析保明至於所屬州縣亦望
風畏憚不敢異議欲乞今後濬川司所濬河道別差不
干礙公正敢言臣僚覆行定驗所貴不誤朝廷行賞范
子淵所奏去年濬川退出分數地土今年夏末又却多
湮浸了其去年用把疏濬退出地少今年不用把却
退出地多顯是自因秋深河水減退故本司不敢扶同
保明況濬川司所置官屬頗多占破人船不少別司官
心知利害率不敢言言之必以為阻害功利故且緘默
人情如此恐非朝廷之福臣今因都水監牒要保明方
敢依實公言伏乞朝廷詳察又言臣昨奉朝旨令保明
濬川司疏濬過河事尋取責逐地分州縣的實事狀並
皆不同及為疏濬過處其河水次年却依舊泛溢淹浸

民田兼次年不曾用祀又亦水退即河水長落決不由
祀之疏濬雖瀕河至愚之人悉皆曉知所以臣不敢雷
同保明及為衛州創開運河不便亦具奏聞緣此事理
備見水官不職枉費財力兼多是狂妄希賞只如所開
運河云有五利其一曰綱運出汴對過沙河免涉大風
河濤之險且汴口在河陽界內沙河口在衛州王供埽
下自出汴口由黃河下水相去尚近百里豈是出汴對
過沙河口在衛州西南德博在大名東北上下相去遼
遠即與沙河水陸道路都不相干不知因何免得數百
里大河之險只圖朝廷信聽遂與力役乞朝廷詰問都
水監官即見虛實猶恐飾詐即乞將水監官所陳事狀
付臣容臣子細開析聞奏臣自再到大名有都水監官
輕妄擘畫河事甚多如欲決黃河大小吳埽地放水淤
田及欲於鬼固下埽開直河并放清水如此等事猶賴
定奪官力議罷之不爾即為害不細
臣所以乞審擇水官望朝廷垂察

詔自今市易務

上界官吏歲比較酬獎其提舉官依舊二年一取旨麻
絲竹篋之類更不買

甲申詔權三司使沈括知制誥熊本詳定重脩編敕重
修編敕所言勘會熙寧編敕昨來編修之時係兩制以
上官詳定宰相提舉本所昨奉朝旨重行編修今來雖
有次第竊慮不曾經近上官詳定將來頒行於體未便
伏乞依例差官詳定故有是詔

此據中書時政記元豐七年三月六日書成

乙酉寶文閣待制常秩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許於頴

州居住從所請也 成都府學教授試國子四門助教
楊韶送流內銓注判司主簿或尉茂州蕃部作過韶募
勇敢士人從軍及招蕃部有勞故也

丙戌安南招討司言廣源州偽觀察使劉紀率家屬并
酋長降詔劉紀如因大兵壓境不得已出降并家屬護
送赴闕始趙高與郭達言交賊怵於李尚吉李繼元之
謀故叛乾德及其母今皆怨此兩人而以國聽阮洙洙
每有懷服之意劉紀據廣源州申景福據甲峒皆擁強

兵顧望橫山寨監押成卓故與洙景福相好欲使卓齎
敕榜入賊招納達不從大軍駐思明州先遣燕達將兵
由太平寨入廣源州紀拒戰達破之紀初欲降而猶豫
未決達移檄諭諸洞聲言紀數以狀自陳決背交賊歸
我約以三日出降果如期而至達收衆五千餘人又得

省民被略者三千人

范祖禹墓誌云達次思明州達以
為廣源州咽吭之地兵甲精銳不

先取之則有腹背之患偽觀察使劉紀為賊謀主不禽
紀則軍聲不振遣燕達往一戰克之拔其城紀出降

詔司農寺置丞四員內一員通治三局餘三員并增

主簿三員分治三局罷勾當公事官從判司農寺熊本請也本以勾當公事官所至輒用喜怒故奏罷之判

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寺充常住

為其父母及子雋營辦功德從之

此據時政記十二月四日事特存此可見

安石晚益繆也

戊子上批高麗僧三人見寓杭州天竺寺可令鈐轄司差指使一名乘驛引伴赴闕

己丑以皇第六子生遣魏國公宗諤告於太廟又遣官

告天地社稷諸陵以太牢報祀高禩

十年十月庚子實錄書永國公俊卒

俊第三子哲宗第六子不應第三子尚無恙第六子生遂以元子之禮告天地恐年月有誤當考

庚寅河東經畧司上管勾機宜文字殿中丞趙咸根括

打量代州界禁地頃畝數詔除給起移弓箭手外餘皆

招置弓箭手

御集七月二十八日差趙咸機宜

判司農寺熊本言蒙

朝旨令張諤並送詳定鹽法文字付臣伏緣所修鹽法

事干江淮八路凡取會照應鹽課增虧賞罰之類係屬

三司竊慮移文往復致有稽滯兼昨權三司使沈括曾

往淮浙體量安撫措置鹽事乞就令括與臣同共詳定

從之

此據會要十二月八日事增八

真宗貴妃沈氏薨詔許就殯其

家明日車駕奠之輟視朝三日諡昭靜太皇太后皇太后為發哀成服

辛卯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安燾代呂嘉問詳定閑冗文字 東京西路轉運司乞發錢五十萬緡糴軍糧詔賜坊場錢五萬緡監主簿告齋郎牒州助教救總三十三為錢五萬緡

癸巳安南招討司言廣源古農八細峒頭首儂士忠盧
豹等乞降詔內有嘗歸明反覆之人令招討司選使臣
押赴闕是日郭達等舉兵出界賊屯決里隘達遣張
世矩攻之賊以象拒戰達使強弩射之以巨刀斬象鼻
象却走自踐其軍大兵乘之賊潰去乘勝拔机榔縣別
將曲珍又攻拔門州溪峒悉降

十二月十一日出界據
會要餘據郭達墓銘及

本傳趙高初與達議以為遠度不如親見欲先馳至桂州

乘兵形未動先撫集兩江峒丁擇拳勇啖以利使招徠

携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則覆巢蕩穴為力甚
易與宿師瘴野翫寇養賊智相萬也達不聽留思明州

憑祥峒踰七旬乃發

此據趙高墓誌留思明州七旬與郭達傳不同當考范祖禹誌達墓

云朝廷初降敕勝論溪洞遠以蠻夷不知文告之辭乃直陳八事請散勝郡縣溪洞門州賊將黃金滿岑慶賓來降據御集五月十九日湖北漕孫稱奏門州黃金滿等欲歸順又日錄八月十七日有說諭黃金滿事恐黃金滿來降必在八月或九月間然實錄無黃金滿事但於十二月十二日書廣源古農八細峒頭首儂士忠盧豹乞降或黃金滿等即在其間墓誌既稱黃金滿來降人稱攻拔門州豈有既來降而又攻拔之恐黃金滿但遣人通款不曾身到軍前據今郭達家所錄征南一宗大字亦可證黃金滿但乞降耳非來降也又按卜年四

月二十八日趙高云黃金滿導苗履過富良江然則攻拔門州黃金滿始降誌亦非誤

高陽關

路走馬承受王延慶言北人賑濟兩屬戶上批北人忽爾逾常賑卹兩屬之民意必別有所在可嚴責雄州及緣邊安撫司委刺事人鉤測其端以聞

甲午上批聞德州界強盜數十發滄州界有軍賊號康太保者結集遁逃近百餘人往來京東河北將一年劫略財物決刺良民子弟為兵村保畏懼讐害不敢告官慮更糾合人眾令監司安撫司具析不申奏因依仍選

募兵分部追討 屯田員外郎權知邵州趙楊為荆湖

南路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事

六月八日蔡燧云云與此相關

詔京

東西新置諸馬軍每指揮選少壯輕捷四十人押隊使

臣一員就教場早暮教習人日給錢三十 上批諸路

提舉管勾常平官自來未有明降著令畫一職守致轄

下官司不知適從凡有舉動輒與轉運司一例申稟或

非本管職事越次受理亦有聞奏者上下勞弊宜參詳

前後指揮以聞於是詔常平錢穀莊產戶絕田土保甲

義勇農田水利差役坊場河渡委提舉司專管勾轉運使副判官兼領其河渠非為農田興脩者依舊屬提點刑獄司 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言河北京東福建等路盜賊竊發甚衆往往殺戮人民焚蕩廬舍甚者至於劫束官吏攻略縣鎮詔書督捕連年不能解雖以累歲荒旱穀價翔貴而無賴小人得以連結黨與猖狂恣行然亦由諸縣弓手衰弱不振不足以制盜臣伏見舊制弓手大縣百四十人其次百人少者不減七八十人名為

一人充役然遇督捕彊寇則餘夫盡起鄉黨親戚既為之耳目伺察而人徒之衆氣勢之倍又足以制勝荷戈轉鬪奮不顧難何也以門戶徭役所在故也如此故郡縣之間盜發輒得國家所以太平百年內外無患人安故鄉而不敢輕去者以制盜有此具也今自河北等五路諸縣弓手多者三十人其次二十人又其次十五人則氣勢之衰弱不振已可知矣其餘上番保甲義勇又半月一易彼懷區區苟且之心徼幸旬日罷去而欲使

之與狂寇爭一旦之命其理固已難矣若其他路分裁減弓手亦有過多處臣恐盜賊滋長未能撲滅夫為國家計當防微杜漸不可以忽昔漢孝武時縣官多故兵旱相乘民起為盜惟其不稍禁遂至於依阻山澤吏不能禽浸淫日廣戰鬪死亡不可勝數而繡衣直指之屬出矣則制盜少術不以漸也臣欲乞下諸路監司量縣之大小盜之疏數增募弓手使其勢足以勝盜而盜有畏憚則四方之民蒙被德澤矣送司農寺相度以聞

詔昭宣使入內押班李憲乘驛計議秦鳳熙河路經略司措置邊事以洮東安撫司言果莊領兵入斯納家地未知營寨所在故也翌日詔憲至軍前應將官等並聽

十九日言者論奏

詔川南夔州路轉運司元應募往

安南減下義軍其借過今年青苗貸糧展限一季其往茂州救應并南平軍防托即與倚閣聽來歲秋收送納詔罷河北同屯田制置使閻士良差文思使謝禹珪為高陽關都監兼河北屯田司都監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

三

乙未詔河東地寒九月內許抄割不能自存之人自十月一日起支米豆至次年二月終佳給如額定米豆有剩即盡數支至三月終

丙申知太原府韓絳言詢問民間疾苦其大者有三一曰鹽食味之所急也今立法使人人自買於官場則貧下之人去官場遠者勢不能冒和寒暑雨朝夕奔走遂至於無以養父母畜妻子下則馳與羊土產也家家資以為利非鹽不活故冒法者衆徒罪日報而不能止况

私鹽味甘而易得是肯畏刑而不販鬻乎比來本路盜賊持挺成羣竊恐東南盜賊之患將移於河東矣建議者本欲籠利以助經費苟以價直步乘及告捕償錢計之所得無幾又舊法以鹽鈔易緣邊軍儲今則鹽錢散在內地邊廩頗耗但聞殘民未見國富也二曰鐵錢盜鑄者廣濫雜而不可除貧民尤被其害蓋貧民者急於日求之贏所賣之直良錢不過五分豈暇擇之其買於坐賈則賈多豪而不汲汲於速售必擇去其濫者所失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九

三

率四五分故貧者日益困也三曰和糴一路之人誅剝歲久匱乏已極前後為朝廷言者衆矣幸遇陛下哀之詔臣等講求而議者尚以邊儲為重弗肯閔卹臣坐見一方之人勞身苦體日夜竭力於田畝山田多而沃土少繼有水旱則如前歲易于而食可不痛哉本道北距強敵西接黠羌今其政大弊如此使民樂歲不免於凍餒而愁歎異乎人和之理雖有天時地利豈足賴哉萬一二敵投隙而渝盟將用其民以禦之孰肯為陛下盡

力死邪臣竊嘗思之除害興利則鹽法宜若河北之通
商或如江淮等路弛茶禁之策則刑省利溥矣錢法宜
若陝西鑄錢本重而模精則姦盜無以牟利仍交子相
權以歛濫惡則貧者不失其本矣和糴宜於元數減放
三分罷支錢布則所得已厚於前仍寬其支移之苦則
實惠皆及於本戶遇災傷十七以上亦與蠲免又為別
其貧富等第均定合約之數則編戶莫不樂輸矣兼勘
會邊儲惟河外三州穀土寡而蓄聚為難其保德以東

五州軍計置不至艱甚况本路鐵鑛石炭足以鼓鑄公
錢不可濫又以交子灌輸通流并用鹽以役商賈則邊
兵決可足食且紓疲俗之大患茲事若止一端則窒閔
者繁惟並舉而行之則效速見矣欲乞陛下精選才臣
令與臣即監司置局於太原講求利害具可行事狀以
聞所冀取信朝廷不為橫議所沮仍願假臣數年之期
委以推行之權庶幾終始成就詔三司相度利害以聞

十年九月十八日絳又乞遣才臣置局議
和耀元豐元年閏正月一日陳安石云云

丁酉詔省開封府十二縣給納官止令縣丞兼管常平
錢穀從提點府界諸縣鎮沈希顏奏請也 又詔李憲
賑岷州界為果莊所脅蕃部被賊災蕩者量給蓋屋
錢即嘗為其脅從復能歸順者釋其罪安存令復舊
已亥右領軍大將軍駙馬都尉曹詩為成州團練使
廣南西路轉運副使苗時中言邕州行司言運糧夫不
足見親督丁夫應副軍須其州縣官吏弛慢乞先戒勵
詔大軍頓峒日久止緣丁夫不足元數致稽軍事其州

縣當職官令廣西轉運司案比元拋數不及七分處州
官追一官縣官追兩官無官可追即停其俸各且令在
任縣官枷項監督並効罪以聞 遣太常丞王子韶折

納永興秦鳳兩路欠負

七月二十五日子韶與黃廉同受命今專委子韶當考新本削

去或從新
本更詳之

庚子河東路經畧司真定府路安撫司乞以代州根括
地招弓箭手於寶興軍界置堡把截及於北寨界增橫
巡兵及以本寨見佃禁山地界義勇保甲皆為弓箭手

詔真定府路安撫司北寨地止以義勇保甲分番巡防把截所乞增橫巡兵依奏其河東寶興軍瓶形寨更不立堡鋪令弓箭手擇利住坐耕種分地把截 詔岷州擊賊師捷令种諤更嚴重務養士氣毋得乘勝輕進

詔秦鳳熙河路經略司與轉運司同議別打撲錢酌中數以聞務令商旅通行逐司言秦鳳路宜依舊外熙河路商貨已經秦鳳路打撲錢若本路再收顯見重疊乞於秦鳳路所收錢數每色立為三分內收二分打撲如

奏後經制邊防財用司言熙河路客旅雖經秦鳳打撲緣物貨至極邊獲利尤厚昨以闕糧草許入中斛斛不收打撲客旅因緣夾帶興販乞依秦鳳路例收打撲錢詔斛斛更不收打撲錢外餘從之又詔自今寬剩役錢并買撲坊場等錢更不給役人歲終具羨數申司農寺餘應係常平司物常留一半又詔廣西轉運司運糧丁夫如州縣點集起發人足止是部夫官不能鈐束致走失藏避三分以上故作注滯並止坐部夫官依今

月己亥縣官例施行其差發夫官更不坐罪

辛丑御史中丞鄧潤甫御史周尹蔡承禧彭汝礪言伏見朝廷以熙河路果莊為寇遣內侍省押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為名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為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以降迄於秦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為將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不便也蓋有功則負恃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

損國威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唐自睿宗以前未嘗以將
帥屬中人至明皇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
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宗楚
客為大都護及覃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為招討使雖
有禽滅叛逆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及代宗用魚朝
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命幾危社稷倚元載
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判元帥行軍司馬權震天
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吐蕃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

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憲宗時王承宗叛以吐突承
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
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
笑乃更為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
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其
源蓋起於開元也今陛下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為
法而忽降詔命以中人為帥搢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
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豪傑雖憲百輩臣等知其

無能為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為萬世之計乎使後世沿襲故迹徇以為常進用中人掌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忍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為職故敢盡其狂愚又言自開元以來使中人為將亦或成功然其患常在於後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

等所能豫料然以往事鑒之其必有害況陛下所行皆將為法於萬世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藝祖朝中人官不過副使至於今日未嘗有專為將帥軍前將校皆受其約束者乞早賜罷又言陛下既數假寵於憲則其類莫不畏向而服從之憲功益高賞不可不進及其盛而抑之則其中必不自滿以柔媚之性日習於侈大挾不自厭滿之心得所信嚮服從之類以事陛下於中此不可以不戒也而臣等區區誠知過計

然反覆思念自古未嘗有以兵寄奄人而不亂者夫天下之事忽於其始則其終也必有害陛下以一方之事屬於憲後以爲例則兵權必歸焉故臣等以謂果莊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禍小成功其禍大昔漢唐藝祖皆以兵定天下方其初中國分析爲八九世方乏才人不知學而祖宗震起於擾攘之中所以安寧者亦自多士而已未聞此屬有與焉今果莊狗偷鼠盜非可畏之與國也陛下何重於憲而忽忘天下之士解功

臣之體以兆後世之患哉承禧又言臣竊惟陛下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為害政中人之柄兵不可訓後世而必欲使之者非以其便敏能適於指令歟非以其捷給能有以應對歟非以在熙河曾經行伍之間乎此聖意攷攷果於用之欲以救生民一時之患而至於忘其可患之遠者臣固以仰伏陛下垂意於一世之功矣然而便敏似才捷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為有功臣請言便敏之害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

而不度事之淺深一槩以求下為能既居兩路經畧使之間則必以陛下之威使兩路經畧使不敢議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羣臣進見以時而憲日侍左右羣臣日踈而憲日親親莫如憲日侍左右莫如憲其為謀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熙河其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於邊邦有害則陛下雖聖明能悉知之乎憲

之處熙河謂之有功也豈憲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偏裨熙河軍吏以陛下裨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憲其無功敢議憲以上聞乎故憲能累積以至此豈憲之必能然哉然而以陛下之明聖必有以昭亮而未肯遽易者豈非出此乎臣有一言望陛下少垂清光以思之復之熟之陛下今命諸路之帥都副總管以為可以任邊矣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人以為可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材武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

人可任者至以中人為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視乎況今秦鳳熙河之彫敝常奉自己難給而又以一二十指揮之兵以食之鬼章者如聞潛已遁去臣恐憲慮無功又別生邊事以邀覬伏望聖慮特回德音以慰安中外天下幸甚凡今得侍左右皆有以將順而臣獨仰拂宸旨豈臣心之所

欲哉惟陛下思之皆不聽

墨本云不聽朱本云潤甫等言甚切上皆優容之今從墨

本并增入承禧第三章按承禧奏議論憲凡三章與實錄所載不同今但擬其第三章入此實錄所載三章非

潤甫則尹及汝礪也汝礪別有論憲章乃是十年五月後事尹及潤甫奏議皆未見須蒐訪二家書考此三章是誰作各出其名乃為詳盡曾肇作彭汝礪墓銘云汝礪論李憲神宗初若不懌出語詰責汝礪拱立不動伺間復言帝卒為之改容是日殿庭觀者始皆為汝礪懼已而皆歎服蘇頌作承禧墓銘見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癸卯詔錄廣南西路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宋球一子郊社齋郎以球因相度欽廉州修城瘴死於道也是

日郭達等次富良江

此據會要

初達遣燕達先破廣源復還

永平與大兵會趙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達不

從廣源既降達議還赴達約時下連古弄洞敗兵猶萬餘衆達恐去則彼必來襲乃留曲珍將輕騎三千陽言由二洞入交州縱二蠻俘使歸賊果自守不敢動賊始設伏於夾口隘以待我師達知之乃由間道兜頂嶺以進遂抵富良江未至交州三十里賊艤戰艦四百餘艘於江南岸我師不能濟欲戰弗得達請示弱以誘賊賊果輕我師數萬衆鼓譟逆戰前軍不利達率親兵當之達等繼進賊少却叱騎將張世矩王愍合闔諸伏盡發

賊大敗蹙入江水者不可勝數水為之三日不流殺其
大將洪真太子禽左郎將阮根乾德懼奉表詣軍門乞
降納蘇茂思琅門諒廣源五州之地仍歸所掠子女於
是達與諸將議帥大兵濟江諸將曰九軍食盡矣凡兵
之在行者十萬夫二十餘萬冒暑涉瘴死亡過半存者
皆病瘁達曰吾不能覆賊巢俘乾德以報朝廷天也願
以一身活十餘萬人命乃班師以乾德降表聞約交人

聽旨

此據曲珍燕達趙高郭達傳及達高達墓銘刪修
達墓銘云賊以夾口之計不及施亟以戰艦數百

艘先趨富良壁岸下給告曰和斌楊從先且至軍中皆喜既至則交人數萬鼓譟薄官軍前軍不利按墓銘所稱給告不知謂誰其語殊不了了今不取達銘范祖禹作高銘范百祿作達銘曾布作

甲辰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兼侍讀陳繹落翰林學士兼侍讀以本官知制誥知滁州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直舍人院張諤落直集賢院直舍人院勒停先是開封府鞫司農寺吏劉道冲盜用官錢寺吏杜亮常就道冲私貸官錢亮當補官懼罪告諤促道冲案諤以簡與繹繹呼獄吏諭意遣見諤具道獄事不俟會問即區斷出

其重罪杜亮補授三班奉職詔提舉諸司庫務司鞫之
繹累問不伏仍停其俸及人從就劾之獄具諤又報上
不以實故有是責杜亮勒停編管隨州知制誥熊本封
還辭頭言繹不當猶處侍從職詔繹落知制誥為集賢
院學士後本入對上曰近臣盡規當知無不言也八月戊申
置獄時政記實錄具載 詔安南募武勇兵罷日如願
熊本章今止從實錄

充軍即招刺名曰強勇營於潭桂邕交州每四百人為
一指揮請給例物視陝西武衛 詔自今頒降條貫並

付刑部雕印行下

鄜延路經略安撫司言蕃漢弓箭

手借助斛斛乞依州縣常平法如元散斛斛却納本色者每名息不過二斛并麤細色與散時不同仍許依倉例細折送納從之 詔三司司農寺諸路及府界積年

欠負除已有倚閣分料展限催理去處外餘並據見欠每欠五料與展半年送納料次雖多不得過二年如所欠殘零數目不多及四料以下相度減作近限送納了足其見欠二十料以上內有全料數多委實二年未能

了納者仍奏取旨 詔司農寺常平等敕就差本寺丞
簿編修主判看詳

乙巳上批熙河路見今事宜雖是緊急其那移軍馬宜
令經略司更切酌度糧食無令轉運司應副艱難致害
軍事

丁未遼主遣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運西上閤門使李
達來賀正旦

戊申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朱初平言大吉洞楊昌滿黃

漢柳神田團楊光錢絹腸團楊昌富梅口團黃通高金
袍洞楊光普六人乞歸明皆團洞首領事力足以使衆
乞並補下班殿侍從之 詔應催羣牧司牧地租課逐
縣令佐隨稅限別作一項催納任滿別無拖欠本州保
明酬獎如限滿不足依欠稅條施行

庚戌詔果莊隆吉卜驅率蕃部為寇使諸族帳不得安
居諸人及生熟蕃部得果莊首來獻授左藏庫使賞錢
五千緡與本族巡檢使得隆吉卜授東頭供奉官賞錢

三千緡與本族巡檢並依舊官給俸如生得果莊隆吉
卜賞格外更與優獎果莊隆吉卜如能悔過歸順官賞
亦如之令熙河路經略司榜諭

隆吉卜已見五月十二日

即茂州

汶川縣置威戎軍使及置鎮羌寨結總關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五十七人斷大辟七百五十
八人詔環慶寨戶強人弓手如禁軍法上兵籍隸於

馬軍司其廩給視中禁軍

此據兵志第二卷熙寧九年事今附年末

